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三十四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荡寇志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第三十四辑

荡寇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荡寇志

(四)



第一二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

话说徐槐接到张嵇仲书信，静候天兵，眼睁睁望了几个月，只不见天兵到来。徐槐正在疑惑，忽一日接阅京报，方知睦州方腊造反，贼势浩大，童贯奏请将征剿梁山之师，改征方腊，奏稿剴切详明，申言梁山现有勇干大员进剿，不日可除，似可无庸专伐。其奏词内有云：“陈希真才冠三军，云天彪威扬全省，刘广统强兵以压盗境，徐槐率劲旅以捣贼巢，小丑就擒，指日可待”等语。天子动听，朱批：“所奏甚是。”即命张叔夜为经略大将军，统领二十万人马，赴睦州去征剿方腊。张叔夜明知童贯中有诡诈，只因方腊势力猖獗，征讨亦不容缓，今日已奉简命，不能不去。当日受命谢恩，回府沉思道：“童贯奸贼，默佑梁山，其意叵测。我今奉旨远征，独留此种奸佞在朝秉政，将来为害不浅，如何是好？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有了，古人有荐贤自代之法，今山东贺安抚，其人深能辨别贤奸，外貌虽委蛇随俗，而内却深藏风力。若使此人在朝，必能调护诸贤，潜销奸党，我明日便在官家前，力保此人内用罢了。”

次日，叔夜入朝，便请召贺太平内用。天子允许，即日便传旨加升贺太平为吏部尚书，兼理太尉事务，来京供职。叔夜





谢恩。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师吉日，便率领张伯奋、张仲熊、金成英、杨腾蛟、邓宗弼、辛从忠、张应雷、陶震霆，统领天兵，辞朝出征。原来这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于上年秋冬，本年春初，陆续调京内用，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马司总管。张叔夜见四人才勇超群，此番出征，必须此等上将方可成功，便奏准了天子，调拨四人，一同协征。当时天子御钱叔夜。

叔夜领旨，率诸将天兵进趋睦州。途中伯奋请道：“睦州路远，军情事重，防有紧急事务，父亲尚须遴选专事往来差官一员为妙。”张公沉吟点头道：“有了。我记得种经略处有一人，姓康名捷，为种公驱驰多年，甚为得力。我今日不妨备文移调，谅种公必不我却。”说罢，便缮起一角文书，差人赍到种公处去。这里一面督兵起程。果然行至中途，康捷奉命而至，一同向睦州进发。讨平方腊，这是另一起公案，不涉水浒之事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一件事来，也是国运兴隆，合当除奸削佞。这件事却是衅启闺帏，功归廊庙。原来童贯因蔡京引进了梁山路头，近来因宋江事急相求，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。童贯实是老奸，一点不露形迹，即如阻张公征讨梁山之师，反以攻方腊为词，又极力赞扬云陈诸人，外面看来，岂非一片公道，不知从中包藏奸宄，误国卖权，实实罪无可道。当时圣明天子以及在朝诸臣，一时都看他不出。谁知天道昭彰，自古无不破之奸凶，那童贯百般诡秘，却不知不觉弄出一件事来。

原来童贯自富贵之后，变童季女，充室盈房，虽不能举行实事，但意淫目构，倍胜于人。就中有个最钟爱的小子，名唤



珠儿，年纪十有七八，生得曲眉丰颊，俊俏异常，又能粗通文墨，作事乖觉，童贯派在内书房管理一切书札。至于上房姬妾虽多，也只有一个极宠爱的，本是童府里乳娘带来的女儿，小字阿绣。后来长得十分标致，性情又极伶俐，童老便消受了，合家便称为绣姨。童贯在他身上，真是百般优待，千样温存。谁知那绣姨因徒受虚声，都无实惠，未免心内有些不自在处。童贯全然不觉得，只是日日照常过去。那珠儿素常掌管笔墨，递送书札，有时童贯在绣姨房内时，珠儿便进房内投递，童贯宠爱他，也不呵斥，也日日照常过去。从此人不知，鬼不觉，那珠儿同绣姨，竟不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两相交易了。起初时把个童老头儿瞒得实腾腾地，困在鼓里撒播。日后也渐渐有些刮到他耳朵里，因想这阿绣终不是真妻室，且装个假聋，由他们去；忽念无故弄出个当龟的名声，心中大为不悦，便一心要处治他们。

也叫做天网恢恢，合当有事。往常童贯回府，必先由外通报，内外大小各守职迎待。这一日童贯回来，绝无消息，一脚直奔到阿绣房中，只见阿绣斜靠妆台，珠儿在后，为其整理簪珥。童贯蓦地一惊，放下那张不好看的面孔来。珠儿见颜色不善，丢开了手，往外一跑。童贯在屏门前见他跑出，便对着珠儿粪门两靴脚踢去，珠儿只顾一溜烟的跑出去了。阿绣也立起身，红着两只俏眼，低声作泣道：“珠儿害我，他无缘无故走进来。”此时童贯又气又爱，倒弄得毫无主张，进房坐下道：“你们这般不要好！”阿绣道：“珠儿害我，我不要做人了。但这回并不曾同他怎的。我今晚死了，还要求你好好的收殓我。”





说罢，呜呜咽咽的啼哭起来。看官，这番情形，如何骗得过老奸巨猾的童贯？只因童贯十分钟爱这阿绣，又恐怕这事声张出去，弄得名声不好听，便堆下好面色来道：“你也不用哭，下次不可就是了。”阿绣还要哭个不住，童贯又抚惜了几句，方才无事。童贯便在阿绣房中同吃了午饭，方才出去，便到书房，只见珠儿也红着两眼，见了童贯，只是抖个不住，似乎怕打的模样。童贯道：“不必装腔，下次不许进出罢了。”珠儿又陪了许多小心。童贯便吩咐老苍头、老仆妇，以上房石环门为界，男妇毋许混行出入，立了章程。那知童贯章程虽立，珠儿进出依然。日复一日，又有些刮到他耳朵里来，童贯无可如何，也只得大度包容，只求不声张出去而已。那珠儿和阿绣因为童贯上回一番发作，又立了这样章程，弄得进进出出十分碍手，真所谓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。所以两人当情酣意浓之时，或闻人声，或闻狗叫，必惕然惊起，苦不可言。两人时常相对愁叹，也叫无法。

话中单表珠儿每当府中无事之时，常常上街闲行，戏馆茶坊，寻些快乐。众人因他是个相府亲随，仪表又好，谁不想结识他，所以珠儿到处，有人夺会酒钞，会茶钞。珠儿少年高兴，也喜欢结识些朋友。正是天假奇缘，奸臣数当伏法。那贺太平奉旨升任吏部尚书，将要进京，适值当家管总的一个老仆因病亡故，无人堪任此职。此时盖天锡已升东昌府知府，与贺太平本来最为投契，闻得贺府少一得力家人，遂荐一个姓高名鉴的。这高鉴是盖天锡亲信的人，为人有才识，有智量，生性朴忠，又最和气。贺太平一见，便极欢喜，当时收用了，一同



进京。原来贺太平生得面皮黄绉，须发苍白，腰背微佝，举步安详，声音幽静。童贯辈素来叫他做贺鼻涕，所以此番进京内用，那些奸党，竟没有人来畏忌他。那家人高鉴在府中，也不过掌管些家常事务，公忠勤谨而已。

一日，那高鉴出来闲行，忽被那珠儿看见了。珠儿便叫声：“高二伯伯！”原来珠儿本是山东人，他的老子曾与高鉴同事过的，所以认得。当时高鉴也回叫了一声，两人便相邀茶店叙坐，彼此各问了原由。那珠儿本来欢喜拉扯，又见高鉴是父辈朋友，更兼高鉴也是相府仆从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便邀高鉴到酒馆里去。那高鉴本来和气，又与珠儿多年不见，今日珠儿又邀得亲热，不忍拂他的意，便随了珠儿同去。当时酒馆中两个谈说，倒觉知己。次日，高鉴也回请珠儿。数日后，珠儿又回请高鉴。由是彼此盘桓，往来月余，便觉得十分亲热起来了。

一日，同游承天寺，静室闲谈，不觉谈及主人的知遇看承。高鉴便将贺相公如何听信他，如何委任他的话，说了一遍。珠儿蓦地记起童贯踢打之耻，便道：“老伯福气好，遇着这样精忠主人，得展才猷。”高鉴全然不觉，便道：“贵上人身居相位，国家柱石。吾弟协理公务，亦是勤劳王事。”珠儿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老伯真所谓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高鉴听到此际，心中大疑，便问道：“此话何来？”珠儿道：“咳，说他做甚！”高鉴不好逼问下去，遂将此话放在肚里，那口里却说向别处去了。当下闲谈一番，高鉴肚中寻思道：“我时常闻得旧主人盖相公说，童贯那厮是个奸臣，只是访他不着真凭实据。





今日我听这珠儿口中的话，大有蹊跷。莫非这奸人，合当天败？休管他，待我赚他一下。”便对珠儿道：“贤弟今日有没有公事？”珠儿道：“没有公事。”高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请到舍间一叙。”珠儿应诺。

当时二人出了寺门，高鉴竟邀珠儿到了自己家中。高鉴道：“今日屈驾来舍，一因贵务闲暇，可便长谈；二因家有薄酿，聊申微意。”珠儿称谢，叙坐。高鉴吩咐家里治酒。须臾间，里面搬托出来，主客谦逊就坐。果然好酒，珠儿称赞不绝，高鉴不住的劝侑。酒后话多，扯东拉西的已说了一大片。高鉴乘势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话头，那珠儿口里终不提及自己主人。高鉴已瞧科到七八分，便道：“贵上人童郡王精忠报国，中外咸仰。吾弟在他手下，真个不枉。”珠儿听到此际，本不肯说出童贯阴谋，奈因一来酒后，二来年轻，三因高鉴打仗之情，四因童贯阻奸之隙，便开言道：“老伯，你兀自道他忠臣哩！我同老伯情分，不比别人，但说何妨。”便将童贯怎样怎样私通梁山的话，从头至尾，细细说了。高鉴故作愕然道：“贵主人有这等举动？”珠儿道：“梁山书信，常常往来。”高鉴道：“噫，那书信怎样写法的？”珠儿道：“明日拿来与你看看便知。”高鉴道：“倒要瞻仰瞻仰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另谈别项事了。当时两人畅饮而别。临别时，珠儿相邀，明日酒楼上回请。高鉴领诺。

到了次日下午，高鉴果不失信，直到童府来寻珠儿。珠儿甚喜，便一同出去，到一所酒楼上去。酒至数转，珠儿笑嘻嘻的向怀中取出那封梁山寄与童贯的书信来。原来是珠儿同阿绣



商同了，向内室去偷出来的。高鉴一接此信，心中倒蓦地诧异起来，暗想道：“这封书来得竟如此容易！”便收了那信，立起身来，附着珠儿的耳朵道：“这里人多，此信不便开看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将那信揣在自己的怀里了。方将坐下，忽贺府中一个亲随气急败坏进来，一见高鉴，便道：“高二爷果然在此，老爷有件要事，等你已久，快去，快去！”高鉴一听，便立起身对珠儿道：“敝主人既有要事，只好改日再会了。”说罢，便同那亲随离了酒楼，一直奔到贺府。见了贺大人，完结了那件事。高鉴便请屏退左右，将那封书信呈上，并禀说如此如此得来。贺太平听了，并将那信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，又看那信内接到日期，确是童贯亲笔标写，勃然大怒道：“我说童贼大有蹊跷，原来如此。”便教高鉴退去，吩咐备马。

原来贺太平作事，凡样迂徐，惟有涉到举贤、除奸两桩事上，便刻不停留。当时怀了这封书信，直达宫前，叩阁请见。时已酉牌，天子正在内宫，黄门官报入，天子急忙召见。贺吏部进前，便将出童贯书信，面奏童贯奸慝误国。天子听了贺太平所奏，又见了童贯亲笔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怪道这厮时常谏阻征讨梁山！”便立刻传旨，召童贯当面。天子一见童贯，也不说话，只将宋江之信掷与童贯。童贯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俯伏金阶，一言不发。天子便命拿交刑部。可怜一人位极人臣的童贯，早上还烜赫朝中，晚间已拘囚狱底了。京中臣民，骇异之声，不绝于耳。那珠儿方自酒楼回来，闻得童老已吃拿了，喜出望外，便同了阿绣，卷了细软，见机而作，腾云价不知去向了。





次早，圣上传旨，将童贯家私尽行抄没。第三日，三法司汇奏童贯罪状，天子便传旨，将童贯绑赴市曹正法。童贯临刑之时，方晓得此案系贺太平所奏，浩然叹道：“我素常笑他是个鼻涕，不料今日死于鼻涕之手！”须臾间，一道灵魂往业镜台去了。士民无不称快。天子便命贺太平供枢密院使之职。贺太平因高鉴举事敏捷，得除大奸，甚为欢喜，便重赏了高鉴，从此大为重用。又深服盖天锡知人之明，便在天子前密保盖天锡。天子也深知盖天锡才能可用，山东检讨使缺出，天子便命盖天锡特升山东检讨使，传旨山东去讫。按下朝中之事。

且说盖天锡奉旨升任山东检讨使，端的秉公率事，去佞举贤，政声愈著。其时济南府推官毕应元，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狱的，因其才能强干，深得贺太平器重，一力提拔，直做到这个位分。今又值盖天锡做检讨使，毕应元本是旧属中之知己，此刻上下相孚，更为莫逆。因青州知府缺出，盖天锡特保毕应元升任。真个是人地相宜，才能称职。

时值初夏，毕应元收拾了行李，禀辞了盖天锡，由济南赴青州。当时出了济南城东门，一路车仗马匹，平坦道路，到了接龙山，按站歇宿。次日行抵集凤村，弃岸登舟，由沉鼋港一路直抵章丘县南境梦熊河。时已傍晚，到了站头，泊舟堤下。毕应元吩咐仆人造饭，自己负手出篷，四边闲看，只见群舟停泊，一片灯光与水光相映，大小桅樯密麻也似的排列堤下。那堤岸高二三丈，连云屹峙。毕应元看了一回，走进舱来，吃了夜饭，就在灯下观书。夜分已深，方将就寝，忽听得人声喧嚷，群舟纷纷解缆，十分忙乱。毕应元急忙出问甚事，舟子



道：“老爷快请舱内安坐，这里堤岸将倒，小人们解缆急避也。”说未了，群舟已纷纷离岸。不多时，只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响亮，那条长堤已坍倒了四十余丈。幸喜各舟回避得快，未曾打坏一只，只听一片声叫运气，叫个不绝。

毕应元问舟子道：“这堤岸我方才看他好好的，为何忽地崩坏？你们为何预先晓得？”舟子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这河里有个猪婆龙作怪。这猪婆龙最喜攻决堤岸，方才小人们听得堤下水声异常，便晓得这孽畜作怪也。”应元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倒是一方巨害，理合速行设法驱除。”舟子道：“数日前这里地方上共想一个钓他的法儿，原要明日举行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。”应元道：“今夜他既如此，想明日一发要捉他了。”舟子道：“正是。”应元道：“这猪婆龙怎样捉法，我明日且看他们捉了再去。”当夜无话。

次早舟子进来禀道：“老爷要看捉猪婆龙，他们此刻来也。”毕应元甚喜，便叫推开船窗。应元凭窗看时，只见一只小艇，五六个渔人，载了钓具，到了江心，便将那棍子粗细的一根钓索，钓了香饵，投下江去。众人都静悄无言。不移时，只见数内一人叫道：“有了！”众人急收绳索，却叫声苦，原来这猪婆龙力气倍常，众人收索子时，他尽力往后一退，这船上五六个人险些都被他拖下水去。众人急忙将索子吊在船上，那只船已被猪婆龙拽得飞也似去了，众人皆惊。只见那船随了水中的猪婆龙到了一处岸边，那船旧的往水里一沉，吓得众人面如土色。幸喜那船却不认真沉下，渐渐在水面浮定了。众人将船拢岸，大家都上了岸，就岸打了个桩，将索子头在桩上系牢





了。

毕应元暗想道：“这猪婆龙真个大力。方才这船在水上一沉，分明是他寻着了石骨，忽的钻入水底去据石骨之故。他在水底一钻，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。但他已据了石骨，一时倒难取他，且看他们如何设法。”只见众人在岸上，略歇了一歇力，便再邀几个帮手，在岸上一齐拿了索头，一声打号，众人齐举。只见那条巨索，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，休想拽动分毫。众人拽了好歇，力气已尽。岸上看的人已团箕般立拢来，数内有几个人不服气，便一哄哄起了三十多人，再来协力共拉。只见呼喊连天，烟尘陆乱，拉了好半歇，那根索子动也不动。那三十多人一半还拉住索子，一半已丢了手，喘呼呼地看着水里，束手无计。

毕应元在船里，也看得呆了，替他们想不出法儿。那对岸看的人，也如围墙般立着，正想渡过河来帮他们。忽见这岸人丛中有一个老翁，须发苍白，精神矍铄，臂长腰挺，面赤耳长，挨近岸旁，扬声道：“你们做甚？”连问数声，一个壮汉道：“你问他做甚！我们拉龙，你可来帮帮么？”那老人冷笑道：“甚么叫做拉龙？只怕你们这样拉式，就拉蛆也拉不起来！”内中有几个不服道：“你这老儿不懂人事！我们多少人拉不动，你有多大本领，来说风凉话！”那老人道：“嗟，原来如此，我倒不信了。”那群壮汉呼的将绳子递与老人道：“你不信，便是你拉。”毕应元在船内暗点头道：“这人倒有些古怪。”只见那老人不慌不忙，接绳在手，却并不拽动，反将岸上一大捆绳索放入江内。约有半时之久，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，忽



听得水中砰然一声，众人都吃一惊。只见那老人迅手拽起绝大一件东西提到岸上，两岸齐声喝采。众人急忙上前，乱钩乱搭，竟是一个大大的猪婆龙。只见那猪婆龙左爪已断。原来猪婆龙的前两爪，深据沙中，最为有力，所以任凭牵扯，只是不动。待老人将绳索放松片时，他却拔松了一爪，去挖上颚的钓钩，吃老人猛然一拽，应手上来。但一爪据沙，力已非常，若非老人大力，亦断不能拔断其左臂也。

毕应元见了，大为惊异，忙令亲随上岸，请那老人登舟相见。那老人笑道：“致谢相公，老夫现有要事，容日再当禀见罢。”毕应元在舟中又打发第二次人上岸道：“请老先生少留，容主人登岸亲见。”应元一面便出舟登岸。那老人见其至诚，便随着应元同到舟中。应元逊坐道：“适见老先生神力异常，不胜钦佩，敢问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高寿何年，愿领大教。”老人深深长揖答道：“老夫姓庞，名毅，小字致果。祖贯泰安人氏，现在暂居此地章丘县界。虚度七十三春。自幼不成一艺。”应元恭敬道：“先生武技绝伦，词论高雅，必有一番著绩，敢问幼壮年间，曾有若何功业。”庞毅道：“长官谬赞了。老夫乃汉臣士元之裔，业儒数世。老夫幼年，也曾攻读诗书，暇时习练些武艺。记得那年嵇仲张公做甘肃兰州录事参军时，老夫正做兰州提辖。那时年富力强，正值张公平定西羌，老夫备员行列，效得微劳，因迁团练，升授防御。后张公内用，老夫仍在兰州，只以性情刚戾，与上司不相投合，以致沉滞多年。后闻张公为蔡京所害，贬谪西安，老夫闻信之下，愤惋不食者数日。又因自身现在地位，亦毫无功业可建，便辞退原





职，告休回家了。回家之后，无所事事，少年狂态未除，聊以入山采猎为戏。当世英雄中，老夫素所称许者，乃是蒲州大刀关胜，窃以为此人忠勇轶伦。续闻那厮竟降于贼，诧异不绝者累月。因叹世上人心难测如此，遂不敢出而问世了。家居多年，倒也躁释矜平。那年云将军攻讨清真山，老夫在泰安，正是咫尺之地，颇有人劝老夫投军。老夫因想，年纪老迈，还有何用，况且云将军手下谋士如雨，勇将如云，也不少我庞毅一人，因此俄延不出。今日闲游过此，偶见孽彘害人，未免又使少年豪兴。适被长官见之，窃恐为长官所笑。”应元道：“先生说那里话来，眼见得文武高才，老当益壮，定是笑傲当世，不屑屑于荣禄者。如不见弃，愿订金兰。”庞毅道：“承长官过爱，只是老夫痴长，未免妄僭了。”当时在舟中便焚香证盟，订为异姓昆仲。毕应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。庞毅道：“既承仁弟不弃，一见如故，可以无须如此客套。舍下离此不远，愿请行旌小住一日，未知可否。”应元欣然应诺。

庞毅家在章丘县东境，应元此去正是顺路，遂命舟解缆前行。只听得岸上那班人还在那里哄哄的讲话猪婆龙的利害，老头儿的本领。毕庞二人自在舟中畅谈。不多时，同到了庞氏草庐。庞毅请毕应元登岸，只见三间矮屋，斜临江口。庞毅指着对应元道：“这就是愚兄舍下也。”相邀一同进去，里面院子极其空阔，廊下排列些弓矢刀枪，叉钯棍镋。只见面前三间平屋，左首窗前倚着一把厚背薄刃截头大斫刀。毕应元近前看时，约重六十余斤。应元道：“想是老兄军器也。”庞毅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当时逊应元进内坐地。只见有十余人供奉驱策，



内外肃清。少顷，摆上酒肴，庞毅逊了坐。应元见他珍羞百味，不同于人，异样品类，异样烹饪。应元一一问了，庞毅一一答道：这是豹肝，这是虎脑，这是狼臂，这是豺髓。诸如此类，真是尝所未尝，应元极口称许。庞毅道：“山肴野味，不足供君子之餐。今仁弟既是通家，勿嫌褻渎。”应元谦谢。

席间应元问起：“老兄贵贯泰安，何年迁居此地？”庞毅道：“说起来，倒也一大段缘由。愚兄自兰州退归之后，泰安境下伏处多年，舍间就在秦封山内。这山外面峻险异常，入内蹊径湾杂，所以那年三山闹青州时，各处村坊均被扰害，独有此山安然无事。后来梁山巨贼每犯青州，必经秦封，却因地势险阻，从未敢来。愚兄生性怀安，也因循不迁。上年忽闻泰安来了一位姓寇的总管，懦弱凡庸。愚兄看到此际，深恐不好，便挈眷避居在此。谁知迁避不上半年，泰安已陷，愚兄真深慚天幸也。”应元佩服其先见，便动问秦封山形势。庞毅道：“此是愚兄朝夕进出之所，岂有不知。”便将山前、山后、山左、山右的形势细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那时愚兄因贼兵新到，情形未必熟悉，愚兄原想募集乡勇，杀退强贼，恢复此山。但因经费烦多，难以召募。即使募得几名，不加训练，亦未必可用，为此观望中止。况且云将军现在节制青莱，雄兵十万，韬略如神，料想泰安不久亦当恢复，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事也。”应元听到此际，暗暗点头道：“天诱其衷，应元得遇此公，想云统制合当添一臂也。”当时与庞毅谈起云统制智勇双全，才能出众，手下一无弱将，制胜万里，真是朝廷柱石之臣，你谈我说，兴会淋漓。庞毅又深羨毕应元际此名将属下，真可大展





才猷。毕应元又说些当此群贤际遇之时，理当少竭愚才，报效王国；便说到大丈夫乘时建业，休错过机会，因劝：“庞兄奋建暮年功业，追迹鹰扬。”庞毅奋髯而起，慨然应诺。当下一番畅谈，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。看看夕阳在山，两人俱不觉颓然醉倒。夜间，毕应元就在庞宅安歇。次早起来，应元因上任程期迫促，只得告辞，相订一月之内，庞毅到青州府盘桓，恋恋不舍而别。

毕应元即由章丘东境起岸，不日到了青州，接理青州知府印务，谒见了云天彪。天彪见应元仪表非俗，十分敬重，接谈之下，异常投合。应元连日进见，一日忽论及泰安之事，天彪道：“总须申明秦封山形势，然后进兵，方为上策。”毕应元便特表庞毅深悉秦封形势，兼且武艺超群，提及路上如何得遇，如何捉猪婆龙之事。天彪亦甚惊喜，便教毕应元写起一封书札，差一心腹官，赍了聘仪，持了书信，径到章丘县去聘请庞毅。

不数日，庞毅携着同了差官来到青州。差官去统制署中销了差，庞毅先到知府署内见了毕应元。应元甚喜，欢谈一回，便与庞毅同去见天彪。天彪接见庞毅，叙礼逊坐。接谈数语，天彪大悦，吩咐内厅治筵相待，邀毕应元相陪。三人聚谈，甚为投契。酒毕，天彪命送广宅安置庞毅，又送衣服器具之类，甚为周备。数日后，天彪请庞毅进署，细问秦封山形势。庞毅一一具对，了如指掌。天彪大喜，便聚集众将商议攻取泰安之策。忽闻人传进江南家报到来，天彪慌忙拆看。看得未及数行，只见云统制阿呀一声，往后便倒。吓得众人目定口呆。不知为甚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